

1561.84/9

银 剑

[英]伊恩·塞拉利尔 著

晨 安

译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有露丝、埃德克、布朗尼娅姐弟三人，由于法西斯的迫害，和父母失去联系。在流浪儿琼的帮助下，他们从华沙出发，穿越德国全境，去瑞士寻找亲人。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机智勇敢、不畏艰险。

作者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几个可爱的少年形象，描述了他们如何在九死一生中经受锻炼和逐渐成长。

插图：刘德璋

银 剑

〔英〕伊恩·塞拉利尔 著

晨 安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625印张 105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8,700册

统一书号 R10105·138 定价 0.54元

前 言

《银剑》一书自一九五六年问世以来，在英国几乎年年重印，至一九七五年已重印二十多次，在英国青少年中拥有大量的读者。本书根据英国海鹦书店一九七五年版本译出。

《银剑》的作者伊恩·塞拉利尔是英国当代颇享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一九一二年生于伦敦，曾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他当过学校的校长，熟谙儿童的心理和语言。他的作品很多，重要的有：《寻宝记》、《飞行历险》、《银剑》、《船长和海盗》及《勇士贝尔乌夫》等。塞拉利尔也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英国广播公司学校生活节目”的撰稿人。他的作品以思想健康、情节曲折、悬念丰富和文笔生动而见长。

《银剑》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寓悲恨于情趣之中，情节起伏，文笔流畅，使人读之不忍释卷。英国《观察家》杂志的评论说：“小说以事实为基础，情节曲折而不离奇，文笔朴素恬淡，力避夸张虚饰，却感人肺腑。”

作者还十分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注意培养青少年的良好品行。

因此，译者认为有责任将这本优秀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介绍给我国的青少年，但是译者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尚属初试，恐未能很好地传达原著的魅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赵守清、张雪泉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姚乃兴同志通读和润色了全部译稿，在此谨致谢意。

译者1981年12月

目 次

一	虎穴逃生	(1)
二	空中历险	(10)
三	烟囱藏身	(15)
四	银剑传话	(22)
五	雨夜扒车	(29)
六	劫后余生	(35)
七	颠沛流离	(40)
八	不速之客	(49)
九	伊凡来访	(56)
十	再次相助	(64)
十一	千里寻弟	(69)
十二	姐弟巧遇	(75)
十三	卧身车底	(79)
十四	黑猩闹城	(88)
十五	结成知交	(95)
十六	分道扬镳	(104)
十七	拦截军车	(110)

十八	军法审判		(115)
十九	夜宿谷仓		(125)
二十	真相毕露		(133)
二十一	走投无路		(144)
二十二	计从心来		(150)
二十三	急流勇进		(159)
二十四	银剑失踪		(166)
二十五	不期而遇		(174)
二十六	喜讯传来		(181)
二十七	暴风骤雨		(187)
二十八	国家团聚		(195)
二十九	新的起点		(202)

一 虎 穴 逃 生

这里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波兰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家人住在波兰首都华沙的郊区。父亲叫约瑟夫·巴力克，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母亲玛格丽特是个瑞士人。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九四〇年初，当德国纳粹分子把约瑟夫投入集中营时，大女儿露丝还不满十三岁，儿子埃德克十一岁，金发的小女儿布朗尼娅才三岁。

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华沙，真是一座人间地狱。巴力克家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的保护，过着更为凄苦的生活，还不知道这种艰苦岁月何日是尽头。但是，艰苦的生活锻炼了孩子们。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得象大人那样思考问题，那样处理事情。露丝表现得最为突出，她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从不为困难所压倒。在困难面前，她总是那么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和正直无私。

故事还先得从约瑟夫·巴力克在赞基纳集中营

的遭遇讲起。

囚禁他的那个纳粹集中营坐落在波兰南部的一座大山里。荒凉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简陋的木屋。山上树木稀疏，挡不住风沙，也遮不住烈日，所以这些木屋白天黑夜只好任凭风吹日晒。这里天气寒冷，一年中有五个月，地上积着厚厚的雪。沉甸甸的积雪压得这些木屋弯腰曲背，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木屋的周围竖起了高达十二英尺的双层铁丝网，积雪仿佛给铁丝网裹上了一件白色的毛皮大衣。遇到刮风下雪，风雪穿过木屋墙上的裂缝直往空荡荡的屋子里灌。在赞基纳，日子实在难过！

集中营里挤满了囚犯。他们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也有一些捷克人、匈牙利人和少数俄国人。每一间木屋要关押一百二十几个人，其实这样大小的屋子最多只能住四十人，所以囚犯们只好象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生活既沉闷又单调。他们聊天，下棋，读书，缝补衣服……就这样打发日子。他们有时为了抢一张旧报纸或一个烟头，竟大吵大嚷，甚至谩骂斗殴起来。到了开饭时间，他们围坐在用木板钉起来的长桌子旁，喝白菜土豆汤。几乎顿顿都是这种汤。这种汤呀，即使喝得胀破肚子，也填不饱。温水加一些面包屑就算是他们的饮料，德国兵还管它叫咖啡呢！一星期分给

他们两小块黄油，星期六每人配给一茶匙果酱。这区区东西对于抵御严寒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在这里，几乎没有哪个囚犯有力气和勇气逃跑。确实，有人逃跑过，少数人甚至还翻过大山，到达了平原。但大多数逃跑者不是给抓住送回来，就是在大山里饿死，冻死了。

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下定决心要逃出集中营。第一年冬天，他体弱多病，情绪消沉，没有逃跑的打算。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屋子的角落里，思念家里的妻子儿女，两眼直盯着几张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又旧又皱的照片。他惦记着华沙的学校，渴望知道那里的一切。纳粹占领华沙后，倒没有关闭学校，但收走了所有的波兰语教科书，强令用德语讲课，还要求所有教室都挂上希特勒的像。有一天，在上《圣经》课时，约瑟夫把希特勒的画像翻了过去，让他面朝墙壁。有人向纳粹告发了这件事。于是半夜里，纳粹冲锋队员就闯进家门，把约瑟夫捆绑起来抓走，押送到赞基纳集中营。就这样，他被迫离开了家里的亲人。现在他是多么想见见他们啊！

第二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德国人增岗加哨，看守得更严了。他暗中联络了另外五个人，准备一块逃出去。可是，不知怎么的走漏了

消息，非但没逃跑成，反而受到惩罚，给关了一个月的禁闭。

第二个冬天，他又病倒了，可是他逃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决定等到春天来临，等到冰雪消融，等到寒夜过去，逃出这“虎穴”。

他非常细致地制定了越狱计划。

想割断铁丝网逃出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双层铁丝网里边有一道警戒线，谁越过它，就要被枪毙。即使侥幸通过了警戒线，但只要一挨近铁丝网，哨所里的警报器就会响起来。所以要逃出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卫兵们出入的那条道。也就是说，他得穿过大门，经过卫兵们住的营房。这是很难很难的。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化装成一名卫兵，趁德国人下岗时混进队伍，跟着他们一块儿走出去。但是，他又怎么能弄到一套卫兵的军服呢？

每幢木屋后面有一间冬天不生火的破屋子，人们管它叫“冷窟”。里面隔成三、四个小禁闭室。那些所谓“不守规矩”的犯人就被送到这里来，要他们在里面“清醒，清醒”。谁只要点名时稍稍迟到一会儿，或者讲话时顶撞一下卫兵，他就会被送进“冷窟”。夏天，大家还乐意去，因为那里既凉爽又清静。但是，冬天呆在那里非冻死不可。至于春天，要是碰

上好运气，也许在那里还能熬过一两个寒夜。

三月的一天上午，卫兵照例又来巡视了。约瑟夫把一个小纸团用手指弹向一个卫兵，纸团飞到卫兵的耳朵背上，卫兵刚转过脸来，第二个纸团又击中了他的鼻子，扎了他一下。这下行了，五分钟后，约瑟夫已被关进“冷窟”的一间小房间里了。

整整两天，约瑟夫在小房间里不停地跺脚，来回走动，使身体保持暖和。同时，他甩动双臂，拍打自己的腰背。他每次躺下都不敢超过几分钟，唯恐万一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每天除卫兵来送两次饭外，其它时间他就孤零零地一个人呆在那里。

第三天傍晚，卫兵跟往常一样给约瑟夫送饭来了。约瑟夫听到卫兵在雪地上沙一沙一沙一的脚步声时，便立即卧倒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只弹弓和一块光滑的卵石。弹弓架是用松树枝做的，皮筋是从他自己穿的靴子上割下来的。他两眼死死地盯住门上的那扇小窗。他熟知不一会儿卫兵就要来打开窗上的锁，拉开窗往里瞧一眼，然后把饭菜递进来。

约瑟夫紧张地等待着，敛气屏息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真的，不一会儿，他听到钥匙在大门上生了锈的大锁里转动的声音，接着是点灯划火柴的声音，再接着是沉重的靴子声。好，卫兵朝小囚室走来了。

约瑟夫赶紧用力把弹弓上的皮筋往后拉紧。卫兵在开小窗上的锁了，窗打开了。说时迟那时快，卫兵还没来得及看见约瑟夫，一块圆卵石就朝他飞了过来，正好打在他额头的中央。他立即倒了下去，摔倒时，整个地板都颤动了。卫兵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哼了几下，就象死人一样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不动了。

约瑟夫必须赶在卫兵恢复知觉前，把事情做完。他知道卫兵大衣口袋里有一串钥匙，他必须不失时机地把这串钥匙拿到手。为此，他先得设法把躺在地上的卫兵拉起来，以便把手伸过去，从卫兵的大衣口袋里掏出钥匙来。

他迅速地从床下取出一只钩子和一条绳子。绳子是他把毯子割成许多长条，然后编辫子似地编成的。钩子是用一枚四英寸长的钉子弯成的。钉子是从大屋子里偷偷夹带进来的。

约瑟夫试了好多次，才把钩子挂在卫兵大衣胸前第二个和第三个钮扣之间。他用力拉绳子，把还在呻吟的卫兵从地上拉了起来，拼命往自己身边拖……越拉越高，越拖越近。

突然，“啪”的一声绳子断了。卫兵又倒了下去，头猛地磕在地板上，钩子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

幸亏约瑟夫还有一枚备用的钩子，不然不仅前功

尽弃，而且一切都将完了。

约瑟夫决定重新干。这时，他发现卫兵大衣已给撕破了，钮扣也掉了，滚到地板的一边去了。他试图把钩子挂在大衣的另外两颗钮扣之间，但是一拉，又把大衣扯了一个大口子。

他正感到灰心丧气，有点绝望的时候，忽然看到地板上有一串钥匙。原来钥匙在卫兵摔倒时从他的大衣袋里蹦了出来。

约瑟夫飞快地钩住钥匙圈，把它吊了起来。几分钟之后，他蹲在失去知觉的卫兵身旁，利索地从他身上剥下军装。时间非常紧迫。他听到外面的卫兵已开始在给囚室一一上锁了，一边上锁，一边在叱责囚犯。

约瑟夫穿上卫兵的军服，感到非常暖和。长大衣一直拖到了脚踝，皮帽子上还有可以遮住耳朵的帽边。



他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一下，把那个卫兵锁进了冷冰冰的小囚室。他翻起大衣领子，其上沿可以一直遮到颧骨。然后，他走了出去。外面一片漆黑，寒风凛冽。

他踏着雪向第五排木屋走去，那里面关押着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他躲在木屋后面的背光处，一动也不动，一直等到响起换岗的号声。

他在这以前已经上百次地仔细观察过卫兵下岗的情景，看他们怎么出来站队，又怎么列队走出集中营。他熟记他们的每一个口令、每一个动作。所以现在他和其他士兵站在一起，动作既逼真又自然。

“有什么情况没有？”军官依次问每一个士兵。

“没有，长官！”他们回答道。

“没有，长官！”约瑟夫尽力用地道的德语回答。

“解散！”军官下令。

约瑟夫故意拉在后面，跟其他士兵一起往外走。他跨过了有一根根尖头铁杆铸成的大门。啊！他走进了自由的天地。

大部分士兵都走进他们住的屋子，只留下几个士兵聚在屋外聊天。约瑟夫一直往前走，经过窗子时，把头转了过去，背向灯光。

“你往哪儿去？”有人问他。

“去香格里拉。”他支吾了一声。“香格里拉”是士兵们对村子里夜总会的称呼，他们下了班经常去那里寻欢作乐。约瑟夫边说边往前走，甚至没有回过头去瞧一眼。



二 空 中 历 险

在集中营下边约一英里处，是一个小村子。陡峭的山崖上散落着一座座小屋。那天夜里，没有月光，小屋子的窗里闪烁着暗淡的灯光。

约瑟夫急匆匆地穿过村子，一股劲地直往前走。

突然，有人用德语向他说：“卡尔，给支香烟。”这声音既唐突又粗鲁。

“卡尔，香烟！”那人再次纠缠，简直在咆哮了。

约瑟夫加紧步子往前走。

后面的脚步紧追着上来。

他转过身子看了一眼，只见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踉踉跄跄地紧跟着他。

约瑟夫快步跑起来。那个士兵也跟着跑起来，边跑边骂。

在跑到村子边上最后几座小屋旁时，道路开始沿着山崖往下拐去。一辆邮车正在往上爬，车头灯射出

两道亮光，发动机在吃力地轰鸣。路上放着一堆行李，旁边站着一群怒气冲冲的人。

“你迟到了两小时！”有人大声叫道。

“我给你们打过招呼——发生了雪崩，道路堵住了。”司机回答道。

约瑟夫快步躲到用雪犁在路边堆起来的雪墙后面，正好站到了悬崖的边上，崖壁陡得很，下面是万丈深渊，一片漆黑。他听到从车里往路上卸箱子的声音。这时那个喝醉了的士兵气冲冲地走了过来，高声大叫：“司机，你偷我的香烟！”

“把他扔下悬崖去！”有人说。

几个人扭打起来，接着是一阵狂笑。他听到有人往他这儿走来。

约瑟夫悄悄地溜走了。他看到前面有一个方形的东西立在路边。在黑夜里看上去象一个没有轮子的车厢。他三步并作两步钻到它的底下，躲藏起来。

不一会儿，一只沉重的货箱猛地落到他头上面的木板上，他真后悔当初不该躲进来。木板压得吱吱响，还直颤动。接着，先是大靴子在木板上的嚓嚓声，然后是在雪地上的走动声。

这时人声鼎沸。有人在开玩笑，有人在嬉闹，间或还夹杂着指挥卸货的命令。

约瑟夫紧张不安地等待着。货箱一只接一只地吊进来，最后在箱子上面盖上油毡，士兵们也退回到路上去了。这时，约瑟夫猫着腰，从箱子底下钻了出来，跨过木框架，迅速钻到油毡下面。

“你们那边准备好了没有？”一个粗犷响亮的声音问。

从漆黑的山谷对面传来了答话。

约瑟夫突然发现他脚下的木板在移动，慢慢地离开了大路，向一片漆黑的深谷滑去。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顾不得一切了，掀起油毡的一角，往外瞧了瞧。他发现自己在一只有点象没有顶盖的笼子里。笼子上面有滑轮和粗铁钩，吊在一根钢缆上，正飞速地滑向对岸。哦，原来这是一部运货的空中缆车。这种缆车在山区相当普遍，用来在陡峭的山谷间来回运送东西，大多是电动的。

约瑟夫松了一大口气。缆车在空中打转，边转边往前滑动，弄得他几乎要呕吐了。不过他知道缆车正载着他离开敌人，每旋转一次就前进一步，离敌人也就远一步。

突然缆车停住了，接着开始往回滑，滑回路那边去。路上人们讲话的声音听得越来越清楚了。笼子猛